

# 郑若麟：中国记者的驻法 20 年

1964年1月27日，一份同时在两国首都公布的仅44个字的联合声明，拉开了在东西方交往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幕：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。

2014年1月25日，在中法两国迎来建交50周年之际，文汇报记者郑若麟在北京主持了中法建交50周年大使座谈会。在他看来，那是一场热烈而生动的“老朋友聚会”，他与中国前驻法大使们一起分享彼此的法兰西记忆，探讨两国建交的精神遗产。五十年来，处于欧亚大陆的两端，中国和法国在互动中认知彼此，在双边关系起伏中迈向“求同存异”。

作为中国最资深的驻法记者，郑若麟用二十年的时间，见证并推动了中法关系的发展。入选“中法建交50年50人”评选首批提名名单，郑若麟充满时代赋予的使命感，“中法两国应当有能力更加‘亲近’，少一些傲慢与偏见，多一份理解与包容”。

## 在中国了解法国：少年的“法兰西印象”

郑若麟清楚记得年少时期的“法兰西印象”。与法国的渊源在孩提时期便已开始。他依稀记得，大约在七八岁的时候，曾替父亲去邮局取一份法语报纸。在父亲的讲解下，报纸上法国人熟悉的小狗毕夫漫画带给他许多欢乐，“毕夫好耍小聪明，却很勇敢”。这是郑若麟对法国的最初印象。

更多的“法兰西认知”来自文学与艺术。文革期间，赋闲在家的父亲、法语翻译家郑永慧成为郑若麟了解法国的第一扇窗户。父亲对法文作品翻译上“再译、重译、多译”的主张让他印象深刻，“巴尔扎克沉重，雨果诗意，梅里美幽默”。对原著风格的尊重，既是严谨的专业精神，也影响了郑若麟后来对新闻报道中“真实”的理解。

关上门，坐在父亲身边，看他手执精心收藏、劫后余生的法文书，用中文口述雨果的《九三年》、大仲马的《基督山恩仇记》。这种特殊的法国文学“阅读”经历，是少年郑若麟与法国的一次另类接触。

除了文学，法国的绘画也使郑若麟深深着迷。他喜欢看安格尔、大卫等古典画家的画作，也曾在家临摹“埃菲尔铁塔”。父亲更是将仅有的两本厚厚的法语大词典中所有的插图都剪下来，给他讲解背后的故事。很多年后，当郑若麟第一次来到法国参观卢浮宫时，颇有一种旧地重游的感觉。

郑若麟直到20岁时才开始学习法语，那与参加高考有关。他曾参加过两届高考，一次考中央美术学院的舞美系，另一次考师范学院的音乐系，虽然都未入选。但内在的艺术禀赋让他与法国有种天然的亲近，最终，郑若麟参加普通高考，报考法语专业。当时，认真背着法语单词的郑若麟不会想到，三十多年后，继陈季同、辜鸿铭之后，他在法国用法语撰写和出版了一本颇受关注的书……

大学时代，郑若麟主修法国文学。伟大人道主义者雨果给他留下深刻印象。1983年10月26日，《北京晚报》发表了他翻译的雨果有关圆明园被劫的《致巴特勒上尉的信》。那是他大学毕业后第一篇翻译并在报刊发表的文章。在那封郑若麟称之为“伟大”的信里，雨果不仅没有肯定来信索求赞誉的巴特勒上尉，反而批判他洗劫圆明园，并坚信“法国只有将抢来的东西物归原主才能完成它的伟大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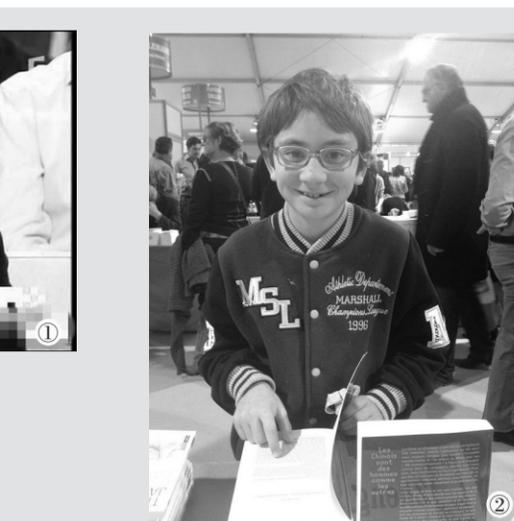
浸润在法国文化历史之中，陪伴郑若麟的还有一个执着的新闻梦想。大学毕业后，法语专业的同学纷纷改行，而他去人大新闻系旁听。“当时就想一定要去做记者，因为我们对西方不够了解，记者则是最好的媒介。”郑若麟回忆说。他渴望站在更大的舞台上了解世界。怀着梦想的青年于是一头扎进新闻界，先后成为《中国青年报》和《文汇报》的记者，随后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精彩“法兰西人生”。

## 在巴黎报道世界：不做外媒传声筒

《文汇报》给了郑若麟一个期待已久的平台：驻法记者站。在那之前，报社更为他找到了一个公派赴



- ① 郑若麟在法国的电视节目上
- ② 郑若麟法语著作《平凡的中国人》发布会现场的小读者
- ③ 郑若麟的父亲——翻译家郑永慧
- ④ 郑若麟采访法国外长法比尤斯



法留学的机会。1988年，郑若麟第一次踏上巴黎的土地。卢浮宫，埃菲尔铁塔，凯旋门……年少时期的“法兰西印象”终于被眼前真实的风景描摹得鲜活起来。在似曾相识的风景之外，巴黎私立“记者培训中心”带给他全新的视野。这所业内久负盛名的专业学校，是郑若麟记者生涯中的重要一站。在那里，他完成了一次富有意义的“修炼”。作为学校第一个中国学生，他在校内创办了“中国俱乐部”，向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法国年轻的未来同行们定期传递“中国声音”。校方因此免除了郑若麟的学费。更重要的是，他通过实践学会了“怎么找新闻，怎么接触人，怎么编织新闻来源的网络”。

1990年，郑若麟作为《文汇报》驻法记者正式派往巴黎。随后，很快便在1991年海湾战争的报道中崭露头角。由于法国是参战国，法国媒体对战争形势的报道铺天盖地。当时，在中国国内，对于这场深刻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大事件的报道却并不多。相对于许多中国同行们的“慢节奏”编译外媒报道，郑若麟在充分核实事实的基础上抢新闻，“有新闻就写，写了就传编辑部”。这种“以时间战胜空间”的做法至今令他回忆起来颇感骄傲，“海湾战争期间，国内媒体一片寂静，只有《文汇报》的报道一篇接着一篇。”

难能可贵的是，在新闻时效性的范围里，郑若麟坚持“不做外媒传声筒”。他的报道与评论以独立、深刻、犀利见长。在海外战争期间采访的高质量新闻作品，在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。

在1991年1月18日发表在文汇报的《战火映红巴格达夜空》里，郑若麟展现出他高超的新闻写作技巧与独立思考能力：以法国总统密特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海湾战争开始，法国已做好战斗准备的巴黎时间1月16日的20:00为起点，一直到次日的16:50。将近21个小时的时间内发生的围绕海湾战争的每一个重要事件，他都标出几点几分的准确时间，再叙述事实，准确体现了战争开始阶段“十万火急”的战斗气氛和战斗情景。

这篇兼具新闻时效性和深度的通讯最后斩获上海新闻一等奖、中国新闻奖二等奖，并被收入《建国以来百篇优秀通讯》一书中。著名战地记者萧乾对郑若麟的出色报道印象深刻，曾专门致信文汇报编辑部表示赞许。对当时年轻的郑若麟来说，这无疑也是业界对他的一次重要肯定。



## 向中国介绍法国：彼岸国家的光与影

继承父亲严谨求实的精神，在二十多年的驻法岁月里，郑若麟对新闻真实有着一份特殊的执着。从巴黎咖啡馆到爱丽舍宫，郑若麟尤其钟爱调查性新闻的发掘。

2006年，郑若麟撰写的报道《卢浮宫否认收藏八骏图》曾引起轰动。这次及时的“纠假”报道，澄清了一则以讹传讹、“流毒”甚广的假新闻。然而，他当时向卢浮宫方面求证实时并不一帆风顺。“我一遍又一遍地调查，不断给卢浮宫写信，对方终于给我回了函。碰了钉子怎么做，每个记者是不一样的。”郑若麟回忆说。

这种对新闻真实的渴望更突出地体现在巴黎圣火事件中。2008年4月7日，奥运圣火经过巴黎受阻，引发舆论哗然。郑若麟第一时间打电话回报社“要一个整版”，力图传递真相。经过扎实的调查，郑若麟的文章《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——法国政客和媒体是如何炮制一场闹剧的》把抵制奥运圣火传递的台前幕后种种内情悉数道来。报道获得了第十八届上海新闻奖特别奖，在国内外读者中掀起了广泛反应。

当天晚上，在法国5台的辩论节目《巴黎圣火》上，郑若麟更是以一敌四，善战群“儒”，尽管15分钟节目中，他只有2分钟的发言机会，他依然机智地揭露了某些被法国媒体刻意忽略的事实细节，面对主持人有意打断他的发言，他反驳说：“请我来，是请被告来听判决书的吗？”节目之后，不少法国观众写来热情洋溢的信以示支持，更有观众打电话到电视台指责“不给中国代表说话的机会”。

就这样，郑若麟无意中成了法国媒体语境中的中国“辩手”。对于“一个人的论战”，郑若麟有过太多体会。同样参加类似论战的有当时的驻法公使曲星。2013年，日本安倍首相频频发表错误言论，中国驻英大使等发起系列正面澄清，而中国正面力量的不缺席，在法媒的舆论战中，郑若麟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。面对一些法国媒体因为政治正确带来的对中国负面新闻的凸显，他认为，参加辩论、接受采访，就要起到传播真相的作用。为此，他应邀出席了几乎所

有法国最著名的电视台、电台的有关中国的辩论节目，并取代一些法国反华“汉学家”成为某些专题节目的特邀嘉宾。

在更多的寻常日子里，记者郑若麟的一天通常都在外“跑”。他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跟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聊天，参与法国记者的工作午餐，获取新闻信源。而坚持“跑现场”的专业精神，铸就了郑若麟敏锐的新闻嗅觉。即便在法国总统府新闻发布会上，他也能发现“官味”之外的新闻背景。

“看电视和到了现场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”郑若麟至今仍然清楚记得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访问法国的情景。法美两国首脑外交式的热情之外，他却可以了解法美对时情绪到了何种尖锐的程度，从现场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“西方”这个概念正在出现裂痕……同时，他也能近距离观察到历任总统的不同风格。“希拉克电视上很严肃，现实中极为热情；密特朗电视上形象很迷人，和他握手时却像石像。”

而驻外记者的地位与国家实力密切相关。2003年，法国外长批评了美国入侵伊拉克，就电话希望中国记者前去采访，因为他们需要中国的支持；2008年，萨科奇的朋友被任命为体育部长后，就通过郑若麟表达了萨科奇会去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信息。

2002年起，他开始为法国媒体撰稿。当时正值法国大选期间，郑若麟第一次应邀给《解放报》撰稿阐述中国人眼里的法国大选，给法国公众留下深刻印象。此后，他便逐渐成了法国媒体和公众眼里最熟悉的中国面孔之一。

在这位最了解当代法国的中国记者眼里，法国交织着光与影：既有浪漫迷人的一面，有骄傲和历史；也有阴暗的一面，有傲慢与偏见，需要客观理性看待。

“我对法国的一些批评，并不意味着反法。当然，我也不是亲法，只是客观地看待法国发生的一些事。”郑若麟说。

## 在法国说中国故事：“中国人是与其他人一样的人”

在真实介绍法国之外，郑若麟也是西方世界的中国讲述者。新作《平凡的中国人》的出版发行，让郑若麟在法国的知名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峰。有评论家惊叹，“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直接用‘莫里哀’的语言讲述中国人自己的故事”。

第一版自2012年9月发行以来，这本书不到3个月就在各大书店脱销，成为法国社科类有关“中国”的畅销书。《十字架报》、《人道报》等一些法国主流媒体也发表书评，热议《平凡的中国人》与它讲述的当代中国。

“中国人是与其他人一样的人”，如果用文法逐字直译，《平凡的中国人》的书名显得有些特别。郑若麟解释说，在法国人日常使用的语言里，“他们跟别人可不同”这句话常常是贬义的。而提到中国人，法国人最常用的一句话恰恰就是“他们与其他人可不同”。译成中文略普通的书名，在法语里充分体现了郑若麟的机智与幽默。

写书的念头始于2008年奥运会前后。当时中法关系出现波折，法国媒体几乎一边倒地批评中国。郑若麟发现，法国媒体和政界中除了一部分人有意识地坚定反华之外，更多的人则是对中国的极端不了解。而当2009年开始动笔的时候，他翻阅所有法国能买到的关于中国的书，发现法国人对中国的误解比比皆是。郑若麟的夫人、著名文化批评家边芹对此也深有同感，她看电影、跑博物馆，从很多细节发现了法国对中国的偏见。这些都坚定了郑若麟写书的决心，“我想告诉法国人一个真实的中国。”

中国的快速发展，带来的是羡慕还是恐惧？从城市到乡村，人们的喜悦、痛苦和希望是什么？让西方人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，能够避免多少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。在他的笔下，中国是一个从年轻一代到中老年都不断变化中的中国，（下转第3版）